

福州方言的结构助词及其相关的句法结构

陈泽平

福建师范大学

关键词：福州方言 结构助词 句法结构

中图分类号：H1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263(2001)02-0057-08

零 引言

0.1 本文讨论福州话的结构助词及其相关的句法结构。

本文所称结构助词指与普通话的“的、地、得”对应的成分。这些助词的作用有：

① 在偏正短语、述补短语中充当联结前后两个直接成分的纽带。例如：

普通话	福州话
今天的报纸	今天其报纸
静静地躺着	静静势倒吼
写得好	写的好
气得脸发青	气吼面青冒冒

② 附着在词或短语的后面，改变词语的语法属性。例如：

普通话	福州话
吃的	食其
我昨天说的	我昨冥讲其
红红的	红红势

在有些语法著作中，第二类用法的“的”被视为词缀或语缀。

0.2 按照“中国东南部汉语方言比较研究计划”的调查表设计，普通话的结构助词按其分布和功能分析为：

的₁：作状语标记，附在副词性成分后面，通常写作“地”。如：非常的高兴、三番五次的说。

的₂：作状态形容词的后缀。如：红红的、漂漂亮亮的。

的₃：作转指标记，即构成体词性的“的字结构”。如：吃的、中国的。

的₄：作定语标记，出现在“定一中”之间。如：新的衣服、刚出版的书。

得₁：作可能补语标记。如：上得去、吃得完。

得₂：作状态补语标记。如：睡得很香、洗得干干净净。

得₃：作程度补语标记。如：好得很、怕得要命。

普通话的语法分析框架与福州话的语法事实有不尽吻合之处。本文拟在计划设定的范围内描写和讨论福州方言相关的语法事实，不论其语法性质应是助词还是词缀。

本文中方言词的音标调用数字表示调类，调类名称和数字的对应关系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轻声
1	2	3	5	6	7	8	0

阴入、阳入两调的字音喉塞韵尾略去。

壹 其

1.1 “其”音[kɿ0]。由于总是轻声音节，声母随前一音节收尾类化，原来可以是[k-、kh-、x-、0-]中的任何一个，虚拟为“其”字。其作用有：

1.1.1 作定语标记，置于定语和中心语之间，构成定中短语，相当于普通话的“的₄”。

- 1) 老王其洽伲咯。(老王的東西太多了)
- 2) 昨冥其报纸汝看咯未?(昨天的报纸你看了吗)
- 3) 伊吡学焗豆毛菜其技术。(他在学发豆芽的技术)

这种用法的“其”在自然口语中总是弱化音节，也可以省去。但补充说明的后置定语一定要加上“其”。例如：

- 4) 伊手吡拈蜀块碗，空其。(她手里拿着一个碗，空的)
- 5) 我卜捏许件汗衫，白其，尖领其。(我想要那件衬衫，白的，尖领的)

人称代词作定语通常都不加“其”。例如：

- 6) 我钱包媿记带咯。(我的钱包忘了带了)
- 7) 汝单位歇拜几?(你的单位星期几休息)
- 8) 我下午会去伊公司掏样品。(我下午会到他的公司去取样品)

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情况见下述。

1.1.2 作转指标记，用在词语后，构成体词性的“其字短语”，相当于普通话的“的₃”。例如：

- 9) 铁其固樸。(铁的更结实)
- 10) 伊讲其是上海话。(他说的是上海话)
- 11) 有去其缴蜀百块钱。(去的交一百块钱)
- 12) 伊怀捏旧其。(他不要旧的)
- 13) 只本书乍买其。(这本书刚买的)
- 14) 有其有，有其无。(有的有，有的没有)

作转指标记的“其”和作定语标记的“其”在句中连用时，通常弱化而合并了。例如：

- 15) 有其其依就怀使买了。(已经有的的人就不用买了)

1.1.3 用在作状语的副词性成分后，相当于普通话的“的₁”。但这样的句子中不用“其”说起来更自然。也举几个例子：

- 16) 老依尽咯其欢喜。(老人非常地高兴)
- 17) 汝蜀字蜀字其读，读慢怱怱。(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读得慢一点儿)
- 18) 机器无停无歇其吵，我乞伊吵吡咽舱着。(机器不停地吵，我被吵得睡不着)
- 19) 伊伲是随便其看蜀看。(他只是随便地看一看)

贰 形容词重叠式的后缀——势、若、式

2.1 福州话的形容词重叠有四种格式：

所有的单音节形容词“A”都能做“AA式”重叠。少数双音节形容词“AB”也能重叠成“AABB式”，它们一般是并列结构的。能做“ABB式”或“AAB式”重叠的形容词都能作AABB式重叠，用法和语义上都相同，因而，可以把ABB式和AAB式看作是AABB式的省略形式。例如：

AA式：

红红 乌乌 白白 甜甜 咸咸 酸酸 辣辣 快快 慢慢

AABB式：

四四角角(四方) 大大方方 舒舒畅畅(舒服)

妥妥当当(老实) 光光单单(光洁) 平平安安

AAB式：

舒舒畅（舒服） 光光鲜（靓丽） 大大方 闲闲落（清闲）

ABB 式：

舒舒畅 妥当当 四角角 平安安

2.2 朱德熙（1982）认为现代汉语的形容词基式表示性质，重叠式表示状态，这一分析同样适用于福州话。福州话的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的语法意义中也包含“量的观念”在内，不再受程度副词“野、真”的修饰，也不受否定副词“媿”的否定，以下左边一栏的词组能说，右边一栏不能说：

红	野红	真红	媿红	野红红	真红红	媿红红
辣	野辣	真辣	媿辣	野辣辣	真辣辣	媿辣辣
矮	野矮	真矮	媿矮	野矮矮	真矮矮	媿矮矮
舒畅	野舒畅	真舒畅	媿舒畅	野舒舒畅	真舒舒畅	媿舒舒畅
大方	野大方	真大方	媿大方	野大大方方	真大大方方	媿大大方方

2.3 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是粘附的单位，后面必须加上专用后缀“势、若、式”或助词“其”才能充当句子成分。

“势”读[-ie5]或[-ie?7]，“若”读[-uo?7]或[-uo?8]，“式”读[-ei?7]，由于是后附性成分，这三个语素没有独立的单字音，声母总是以类化形式出现，跟在阴声韵字的后面读[l-]，阳声韵字后面读[n-]，入声字后面读[t-]。这里写的方块字可能不是本字。例如：

花花势<若><式>	红红势<若><式>	土土势<若><式>
正正势<若><式>	慢慢势<若><式>	窄窄势<若><式>
热热势<若><式>		

作为形容词重叠式后缀的“势、若、式”三个语素可以自由地互相替换，没有任何区别。而且，在同样的后缀位置上，这三个语素可以自由地互相重叠成“势式、势若、若势、若式、式势、式若”，甚至三叠如“势若式、若式势、若势式、式若势、势式若、式势若”，这些重叠形式在语法意义上没有任何区别。

2.4 单音形容词重叠式附加上述的专用后缀，以下称“AA 势”，可以单独回答问题，也可以在句子中充当定语、状语、谓语、补语。作定语的“AA 势”后面通常再加结构助词“其”，也可以不加。作状语的“AA 势”也可以再附上“其”，但以不加为常例。以下例句一律用“势”代表形容词重叠式的后缀：

- 20) 伊今旦缚蜀条红红势其领带。（他今天扎了一根红红的领带）
- 21) 前首有蜀架破破势其汽车。（前面有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
- 22) 轻轻势行过去。（轻轻地走过去）
- 23) 慢慢势爬落来。（慢慢地爬下来）
- 24) 灶前暗暗势。（厨房里暗暗的）
- 25) 伊腹佬大大势，行真慢。（她肚子大大的，走得很慢）
- 26) 食吮饱饱势。（吃得饱饱的）
- 27) 面曝吼乌乌势。（脸晒得黑黑的）
- 28) 火烧着着势。（火烧得旺旺的）

以上例句中用“势”代表的形容词重叠式后缀可以替换成“若”、“式”或它们互相重叠的任何形式。除了三叠的后缀显得有些累赘，它们连语感上都没有区别。

出现在句子中间（即“AA 势”作定语、状语）的“势”可以省略，用于句末或句中停顿前（“AA 势”作谓语、补语）的“势”必须出现，不能省略。

2.5 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BB”及其省略式“AAB”、“ABB”的句法功能与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AA”相同。“AABB”通常后附上“势”（或其各种替换形式），但不加后缀也可以说，有没有后缀不影响语义。例如：

- 29) 伊是蜀隻平平直直势其依。（他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 30) 裂几张四四角角势其纸。（裁几张正方形的纸）

- 31) 大大方方势行出来。(大大方方地走出来)
 32) 舒舒畅畅势睡蜀眠。(舒舒服服地睡一觉)
 33) 我平平安安势, 汝休使惊。(我平平安安的, 您别担心)
 34) 者工作闲闲落落势。(这份工作很轻松)
 35) 汝着讲吼清清楚楚势!(你要说得清清楚楚的)
 36) 事计安排吼妥妥当当势。(事情安排得很妥当)

2.6 福州话的“势”及其各种替换形式是相当于普通话“的₂”的成分, 但“势”仅是重叠式形容词的后缀, 与状态形容词的其他小类无关, 尤其是与“程度副词+形容词”的语法单位无关。“势”不能笼统地称为状态形容词后缀, 定性为重叠式形容词后缀更妥当。比较下列例子:

重叠式 AA	叠音后缀 AXX	前加程度副词 FA
者馍馍模模势 (这馒头硬硬的)	者馍馍模核核 (硬梆梆)	者馍馍野模 (很硬)
面食吼红红势 (脸喝得红红的)	面食吼红丹丹 (红彤彤)	面食吼野红 (很红)
冻冻势其水 (凉凉的水)	冰霜冻其水 (冰凉)	野冻其水 (很凉)

叁 述补结构及其标记

3.1 状态和性质

朱德熙(1982)的状态补语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补语类别:

形容词性补语 A 补语是单个形容词(飞得高)

B 补语是“程度副词+形容词”或状态形容词(飞得很高、飞得高高的)

动词性补语 (疼得直叫唤、亮得睁不开眼睛)

主谓结构补语 A 停顿在“得”后(写得谁也看不懂)

B 停顿在体词后(走得我累死了)

对应于这些“状态补语”的福州话述补结构,“述一补”之间有四种标记:“的、吼、遑”和“零形式”。前三种都是结构助词。“零形式”指述补之间没有结构助词,又分为两种情况:①不能插入助词;②助词可以省略。

3.2.1 先讨论形容词性的状态补语。朱先生从补语构成分出的 AB 两类在福州话里有不同的助词标记:A 类用“的”,B 类用“吼”或“零形式”。以下套用朱先生的四组例子:

福州话			普通话		
飞的悬	飞野悬	飞(吼)悬悬势	飞得高	飞得很高	飞得高高的
行的远	行野远	行(吼)远远势	走得远	走得很远	走得远远的
洗的澈	洗野澈	洗(吼)澈澈势	洗得干净	洗得很干净	洗得干干净净的
拭的光	拭野光	拭(吼)光光势	擦得亮	擦得很亮	擦得亮亮的

朱先生还从语义和句法功能两个角度分析了 AB 两类的区别。从语义上说:A 式是断言,B 式是描写;A 式是静态的,B 式是动态的;A 组不包含量的概念,B 组包含量的概念。从句法功能的角度分析,B 式可以受时间副词修饰、可以跟“把、被、给”等介词连用、可以作状语,A 式不能。(《语法讲义》P134-135) 这些针对普通话的深入分析也都适用于福州话的情况。

3.2.2 朱先生曾对汉语形容词作过出色的研究。他把形容词重叠式看作形容词的一类,叫状态形容词;与此对应的形容词原形叫作性质形容词。他对 AB 两类形容词补语的分析与他对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分析是一致的,性质形容词构成 A 类补语,状态形容词构成 B 类补语,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将两类语法性质不同的形容词构成的、语义和句法功能不同的补语都称作“状态补语”。如果这种合并的主要依据是 AB 两类补语前都有一个结构助词“得”作标记,那么参考福州话的对应句式,实在不如将 A 类分离出来,称作“性质补语”。

以下我们拟称福州话的这种“动词+的+形容词”述补结构为“性质述补结构”,其中的补语为“性质补语”。

3.3 性质补语——的

3.3.1 性质补语只能由形容词原形构成，在福州话口语中，一般都是单音节的形容词和少数几个浑然一体的双音形容词。能带性质补语的也只能是动词原形，大多数也是单音节的。整个述补结构不能插入其他成分扩展。“的”读[-i0]，因为是粘附的成分，声母随前一音节的韵母类型而“类化”，在阴声韵后读[li]，阳声韵后读[ni]，入声韵后读[ti]。据类化规律逆推，可知原声母为舌尖音。由于“的”前后的动词、形容词一般都是单音节的，因此这类述补结构的典型的、最普遍的形式是一个“三字组”。又由于内部结构紧密，这种“行的远”类述补三字组有成词的倾向。在句子中，可以联成一个连读变调组。例如：

颂的多（穿得多） 跑的快（跑得快） 起的早（起得早）

按三字组连读变调规律逆推，可知中间的音节“的”的原调是阴入调。

事实上已有固定成词的例子。例如：

生的俊（漂亮） 生的好（漂亮） 生的呆（丑漏）

这三个词是形容词，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例如：

尽咯生的好（非常漂亮） 野生的呆（很丑）

真生的俊（很漂亮）

以下再列举一些“性质述补结构”的例子：

煮的佃（煮得多） 做的当（当官当得大） 妆的俊（打扮得漂亮） 垫的悬（垫得高） 行的快 贮的满（盛得满） 缚的椈（绑得结实） 赌的大 食的少 使的省（花钱花得省） 排的正 关的紧 游的慢 卖的贵 收拾的澈（收拾得干净） 纠正的快 车车的浓（旋转得快） 唱的好听 讲的清楚 骂的兜搭（骂得深刻） 交待的清楚

3.3.2 性质述补结构一般充当谓语，后附上结构助词“其”可以当主语、定语。例如：

37) 侬团跑的快。（小孩跑得快）

38) 跑的快其都走咯了。（跑得快的都溜了）

39) 食的慢其依洗碗。（吃得慢的人洗碗）

也常构成假设关系的紧缩复句：

40) 煮的少无够食。（煮得少了不够吃）

41) 卖的佃趁的佃。（卖得多多赚）

3.3.3 由性质形容词充当的性质补语表示“断言”。性质形容词多数都有其反义词，常用作性质补语的单音形容词一般都有词义两极相对的对偶并存。例如：

快——慢 佃（多）——少 早——迟 厚——薄 深——浅 悬（高）——矮 长——短

好——呆（坏） 大——嫩（小） 粗——幼（细） 光（亮）——暗 肥——衰（瘦）

宽——紧 克（拥挤）——宽（不拥挤）

因而性质补语一般包含相对比较的意思，常用于比较句：

42) 伊比我读的好。（他比我读得好）

43) 老王比我起的早。

44) 伊无汝唱的好听。（她不如你唱得好）

用于对举的句子：

45) 伊行的快，我各依行的慢。（他走得快，我们走得慢）

46) 使的省有够，使的大就无够。（节省点儿够用，不节省就不够了）

47) 煮的多惊长，煮的少复惊无够食。（煮多了怕剩下，煮得少了又怕不够吃）

48) 老依颂的多，侬团颂的少。（老人穿得多，小孩穿得少）

49) 平常日起的早，今旦起的迟。（平日起得早，今天起得晚）

即使句中不出现比较对象，性质补语的“断言”仍是比较而言的。例如：

50) 今旦起的早，去市场玩玩嘞。（今天起得早，去市场逛逛——平时起得晚）

51) 伊做的大，有汽车坐。（他做官做得大，有汽车坐——别人的官小）

52) 只包垫的悬, 无转润。(这包垫得高, 没有受潮——别的包没垫这么高)

3.4 性质补语与可能补语的区别

3.4.1 性质补语的反义表达式和否定式不同, 前者指用意义相反或相对的反义词构成的性质补语, 后者指“否定副词+形容词”构成的补语。例如“行的快”的反义表达式是“行的慢”, 否定式是“行𡗗快”。

普通话的“写得好”类句式有歧义, 可以是可能补语, 也可以是性质补语(朱德熙的状态补语A式)。表层都是“动词+得+形容词”结构, 深层差异得靠转换来说明。例如:

普通话 (性质) 写得好 写得不好 写得好不好 写得怎么样
(可能) 写得好 写不好 写得好写不好

福州话在述补之间插入助动词“会、𡗗”构成可能补语, “写会好”(可能)与“写的好”(性质)判然有别, 但否定式和疑问式却表层相同。请比较:

福州话 (性质) 写的好 写𡗗好 写会好𡗗 写何如
(可能) 写会好 写𡗗好 写会好𡗗

换一种说法, 福州话“动词+𡗗+形容词”以及“动词+会+形容词+𡗗”这两种结构的歧义——可能或性质——要靠转换为肯定式来判断。在表示“可能”的句子中“会、𡗗”是助动词, 在表示“性质”的句子中“会、𡗗”是副词。

3.4.2 助动词“会、𡗗”加在性质述补结构之前, 构成可能述补结构的同义表达形式, 这是性质补语和可能补语产生纠葛的另一面。

(可能述补) 写会好 写𡗗好 写会好𡗗
(助动词+性质述补) 会写的好 𡗗写的好 会𡗗写的好

3.5 遘字补语——遘

3.5.1 一般语法著作给补语分类型时都综合运用了语法标准和语义标准, 都有“结果补语”和“程度补语”这两类。前者指“长大、变小、染红、看见、听懂、学会”等粘合式述补结构中的补语; 后者指“好得很、闷得慌、好极了、暖和多了”之类, 数量很少。普通话的程度补语直译成福州话十分别扭, 不是福州话固有的句法结构。我们称福州话以“遘”字为标记的补语为“遘字补语”, 这样的句子叫“遘字补语句”, 简称“遘字句”。

3.5.2 遘字补语从形式上看可以是谓词性成分或小句, 句中多有表示强调的副词“都”, 后面多附上完成体标记“咯”, 翻译成普通话都对应与以“得”为标记的“状态补语”类; 从语义上说, 这类补语都是通过描述某种状态, 强调动作或状态变化的结果达到某种高程度。套用“状态补语”、“结果补语”或“程度补语”的类名似乎都不合适。

- 53) 伊啼遘目𡗗都肿咯。(她哭得眼睛都肿了)
54) 我听遘头都疼咯。(我听得头都疼了)
55) 我告遘声音都喝咯。(我喊得声音都哑了)
56) 伊气遘话都讲𡗗出咯。(他气得话都说不出了)
57) 乞只件事计苦遘饭都食𡗗裡咯。(被这件事愁得饭都吃不下了)
58) 我热遘蜀身都是汗。(我热得浑身是汗)
59) 汝讲遘伊当𡗗戴咯。(你说得他受不了了)
60) 伊惊遘面都绿咯。(脸吓得发青)
61) 皮鞋拭遘光吼会弹镜。(皮鞋擦得亮得能当镜子)
62) 材料乱遘类都类𡗗平直咯。(材料乱得理都理不清)

3.5.3 以上例句除了最后两个, 其余“遘字句”的补语都是主谓结构的小句, 这样的句子可以把小句主语连同“都”提到述语之前:

- 63) 伊目周都啼遘肿咯。(她眼睛都哭肿了)
64) 我头都听遘疼咯。(我头都听疼了)
65) 我声音都告遘喝咯。(我声音都喊哑了)

66) 乞只件事计饭都苦遘食餐裡咯。(被这件事愁得饭都吃不下了)

注意这些例句的普通话对译句中“得”字省略了。“哭肿、听疼、喊哑”在普通话中通常看作是“结果补语”。这几个福州话例句中的“遘”也是可以省略的。

3.5.4 “遘字句”的述语如果是及物动词，而且宾语要放在动词后，就要重复动词。例如：

67) 我听伊唱听遘头都疼咯。(我听他唱听得头都疼了)

68) 我告汝告遘声音都喝咯。(我喊你喊得声音都哑了)

69) 我等伊都等遘无耐烦咯。(我等你都等得不耐烦了)

3.5.5 这四个句子中的“遘”也可以替换成“吼”，与“遘字句”形成语义上的对立，“吼字句”补语是对结果的如实陈述，“遘字句”补语强调结果达到的高程度。

由此说来，如果不怕与普通话语法的通用术语相混淆，把福州话的“遘字补语”按语义特点称为“程度补语”是很贴切的。

3.5.6 “遘”字《广韵》古候切，“遇也”，是福州话里相当于“到”的成分，词义和句法功能与普通话的“到”基本相同。如“走到、听到、轮到、等到”之类“动词+到”结构中的“到”《现代汉语八百词》分析为趋向动词作补语。以下摘该书“到”字条的最后一个义项(P128)：

5.形+到+动/小句。表示状态达到的程度。‘到’的作用接近于引进结果—情态补语的助词‘得’，多数例句可以改用‘得’。

船上平稳~跟平地差不多/声音高~不能再高了/有些生物小~连眼睛都看不见

这三个例句用福州话来说也是“遘字句”，但上文列举的福州话以动词为述语的“遘字句”似乎普通话不能用“到”来说，只能用“得”。但在北京口语中，这个“得”可以读作轻声的 dou。林焘先生在《现代汉语补足语里的轻音现象所反映出来的语法和语义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2期)一文中曾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北京话里，程度补足语的“得”有两个读音。在一般情况下“得”读成轻音 de，如果后面跟着一个主谓结构的补足语，这个“得”既可以读成 de，又可以读成 dou。例如：

跑·得(de或dou)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气·得(de或dou)他都哭了。

闹·得(de或dou)我都没法子工作了。

像“跑·得很快”一般就不能说成“跑 dou 很快”。这种 dou 的读法很奇怪，按照一般的情况，复合元音的韵母在轻读时都是向单元音集中，这个“得”则不然，原来读单元音 de，在这里反而可以读复合元音 dou，这是不合语音变化规律的。

对于这个现象，他认为：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程度补足语里的“得”本来就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由“到”变来的，这种“得”在北京话有“de、dou”两读，在一些方言里仍读“到”或“到则”；另一个原来就是“得”，北京话只读“得”，一些方言仍读入声“得”或“则”。前者只用于主谓结构之前，后者用于其它结构之前。

……

“得”的两个来源在现代许多方言里都已经混淆起来了，“到”已经逐渐被“得”吞并，只在北京话和其它少数方言里还保留它的痕迹。

普通话的“到”和福州话的“遘”是不同源的平行成分，福州话的“遘字句”可以为林焘先生的“得”字两个来源说提供一个有力的佐证。

3.6 状态补语——吼

3.6.1 充当状态补语的主要是状态形容词，也可以是小句或其他谓词性短语。例如：

70) 汝着讲吼清清楚楚势!(你要说得清清楚楚的)

71) 事计安排吼妥妥当当势。(事情安排得很妥当)

72) 面生吼搓搓圆，野有趣。(脸蛋长得圆圆的，真逗)

73) 面涂吼红丹丹。(脸涂得红红的)

74) 食只满大了, 固是脍会意。(长得这么大了, 还是不懂事)

以上是以状态形容词作补语的句子, 其中的“吼”可以省略去, 但小句构成的补语前要有“吼”。

例如:

75) 伊惊吼蜀晡晒脍着。(她吓得一夜睡不着)

76) 侬团哥寒吼蜀身抖抖战。(小孩冻得浑身直打颤)

如果述语动词要带宾语, 就要重复动词再加“吼”和补语:

77) 食酒食吼蜀嘴都是酒味。(喝酒喝得满口酒气)

78) 汝讲话会讲吼只满怀好听。(你说话怎会说这么难听)

3.6.2 “吼”是一个方言俗字, 在福州话里代表多个不同的语法成分。拙作《福州方言动词的体和貌》中分析了其中三个:

①吼₁: 作进行体标记, 用在动词前。例如: 伊吼啼(她在哭)。

②吼₂: 作持续体标记, 用在动词后。例如: 门关吼(门关着)。

③吼₃: 作方位助词, 用在名词后。例如: 手吼(手里)、门吼(门上)。

另有一个同音的、作为完成体标记的“黎”在其他福州话资料中也写作“吼”, 例如: 食黎饭就行(吃了饭就走)。(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 1996, P231-236)这个“黎”可以算作“吼₄”。现在, 又多了这个状态补语的标记, 算“吼₅”。

刘丹青在吴闽方言比较的基础上, 联系近代汉语的“在里”, 提出前三个“吼”都来源于方位词“里”, 是很有见地的。(同上书, P26-30)而“吼₄”和“吼₅”则可能都来源于近代汉语的“得”。研究汉语语法史的学者已经注意到状态补语标记与表完成标记之间的密切关系。岳俊发在《“得”字句的产生和演变》中, 论述了“得”字从“获得”义发展出完成义之后, 进一步指出:“结构助词‘得’正是直接由这种表‘完成’的‘得’字虚化来的。因为情态补语总是表示动作完成之后所造成的一种具有描写性质的情态, 所以就有可能在上面这种表完成的‘得’后, 补述上一种描写性质的成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动—得—动/形/主谓’的格式。在这种格式中, 得‘字失去了动词的性质和功能, 成为连接动词和补语的成分, 从而虚化成结构助词, 产生了情态补语‘得’字句。(《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2, P517-518)如果同意这样的论证, 本文的“吼₅”不妨也写作“黎”; 或者干脆更进一步, 把“吼₅”和“黎”都写作“得”。

参 考 文 献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 商务印书馆

吕叔湘主编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商务印书馆

太田辰夫 蒋绍愚、徐昌华译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 北京大学出版社

张双庆主编 1996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教学研究所编 1992 《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陈泽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350007 福州市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